荊川先生右編

荊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四

夷一

東夷　論高麗　上　唐高宗　劉仁軌

論高麗買書利害　上　宋哲宗　蘇軾

乞裁抑高麗人使　上　哲宗　蘇轍

諫伐閩越　上　漢武帝　補　淮南王安

南蠻　論征安南五事　上　仁宗　張方平

論諸地震言湖湘蠻猺　上　仁宗　張方平

請罷五溪之征　上　仁宗　劉敞

征蠻事宜上神宗　蘇轍

西戎

諫征犬戎　補　祭公謀父

請和戎　補　魏絳

請兵疏上漢章帝　班超

置西域副校尉議上安帝　班勇

征西羌疏上安帝　補　馬融

請置敦煌校尉疏上安帝　補　陳忠

論西戎上唐憲宗　元稹

吐蕃

諫襲吐蕃上武后　陳子昂

論結吐蕃上武后　郭元振

論絕吐蕃諸夷質子 上武后 薛登

論罷討吐蕃疏 上憲宗 杜佑

論吐谷渾 上武后 郭元振

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上德宗 陸贄

回鶻

論不許党項讐復回鶻狀 上武宗 李德裕

論嗢沒斯特勒等狀 上武宗 李德裕

請賜嗢沒斯搶旗狀 上武宗 李德裕

論嗢沒斯家口等狀 上武宗 李德裕

論驅逐回鶻事宜狀 上武宗 李德裕

請賜劉沔詔 李德裕

殄滅回鶻事宜狀　李德裕
請錄李靖傳示劉沔討襲回鶻狀　李德裕
請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李德裕
論鹽州屯集党項狀　李德裕
討襲回鶻事宜狀　李德裕
回鶻事宜狀　李德裕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四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一

論高麗

劉仁軌

唐高宗顯慶五年方州刺史劉仁軌上

臣蒙陛下曲垂天獎棄瑕錄用授之刺舉又加連率材輕職重憂責更深常思報效冀酬萬一智力淺短淹滯無成久在海外每從征役軍旅之事實有所聞

具狀封奏伏願詳察臣看見在兵募手脚沉重者多
勇健奮發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單寒唯望西歸無心
展效臣聞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
有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何因今日募兵
如此儜弱皆報臣云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又
別貞觀永徽年中東西征役身死王事者並蒙勅使
弔祭追贈官職亦有迴亡者官爵與其子弟從顯慶
五年以後征役身死更不借問往前渡遼海者即得
一轉勳官從顯慶五年以後頻經渡海不被記錄州
縣發遣兵募人身少壯家有錢財參逐官府者東西

藏避並即得脫無錢叅逐者雖是老弱推背即來顯
慶五年破百濟勳及向平壤苦戰勳當時軍將號令
並言與高官重賞百方購募無種不道洎到西岸唯
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因
弊不可言盡發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獨海外
始逃又爲征役蒙授勳級將爲榮寵頻年征役唯取
勳官牽挽辛苦與白丁無別百姓不願征行特由於
此陛下再興兵馬平定百濟留兵鎮守經略高麗百
姓有如此議論若爲成就功業臣聞琴瑟不調改而
更張布政施化隨時取適自非重賞明罰何以成功

臣又聞見在兵募舊留鎮五年尚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因如此單露並報臣道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自從離家已經二年在朝陽甕津又遣來去運糧涉海遭風多有漂失臣勘責見在兵募衣裳單露不堪度冬者給大軍還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來年秋後更無準擬陛下若欲殄滅高麗不可棄百濟土地餘豐在北餘勇在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相影響若無兵馬還成一國既須鎮壓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議不可膠柱因循須還其渡海官勳及平百濟向平壤功效

除此之外更相褒賞明勅慰勞以起兵募之心若依
今日以前布置臣恐師老且疲無所成就臣又見晉
代平吳史籍具載內有武帝張華外有羊祜杜預等
謀策畫經緯諮詢王濬之徒折衝萬里樓船戰艦已
到石頭賈充王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天下武帝
報云平吳之計出自朕意張華同朕見耳[illegible]心
是非不同乖亂如此平吳之後猶欲害華幸賴武
帝擁護始得保全不逢武帝聖明王濬何由自[illegible]
身蹟其書未嘗不撫心長歎伏惟陛下[illegible][illegible]百濟欲
取高麗須外內同心上下齊奮舉無遺策始可成功

百姓既有此議吏宜改調臣恐是逆耳之事無人爲
陛下盡言自顧老病日侵殘生詎幾奄忽長逝銜恨
九泉所以披露肝膽昧死開奏上深納其言又詔劉仁願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仍授扶餘隆熊津都督遣以招輯其餘衆以扶餘勇者扶餘隆之弟也是時走在倭國以爲扶餘豐之應故仁軌表言之於是仁軌浮海西還

論高麗買書利害

宋哲宗元祐八年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禮部尚書蘇軾上

蘇軾

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
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
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

舒公亦同此意

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邊所費皆是谿壑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在借人馬什物攪擾行市修飾亭館民力倍有陪費此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貢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爲慕義來朝其實爲利度其本心終必爲北虜用何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勢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此四害也慶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爲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今契丹

恭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稱本朝正朔卻退其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卻其所進金塔不為奏聞及畫一處置緣路接待事件不令過當仍奏乞編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編敕杭明州並不許發船往高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充賞并乞刪除元豐八年九月內創立許船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已上事並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

稍稍裁節其事廢幾漸次不來爲朝廷消久遠之害今既備員禮曹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申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鋪人館鋪設以待人使買賣不惟移市動衆秦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行鋪以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方作弊官吏並不蒙都省略取問令來只因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書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

臣以爲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東平
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遺失而求諸書非
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
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
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
予詔從之臣竊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
臣猶不得賜而況海外之裔夷契丹之與國乎臣聞
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
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則榷場之法亦可廢乘
竊聞昔年高麗使乞示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

東平王故事爲詞郤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
不與今歷代史冊府元龜及北史竊以謂前次本不
當與若便以爲例即上乖先帝遺旨下與今來不賜
御覽聖旨異同深爲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
指揮未爲過當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爲無
罪可書雖上簿薄責至爲末事於臣又無絲毫之損
臣非爲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虜事事曲從官吏雖
徇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爲罪稍有裁節一意便行
譴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來愈數其
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

貼黃

臣謹按春秋晉盟主也鄭小國也而晉之執政韓起欲買玉環於鄭商人子產終不與曰大國之求若無禮以節之是鄙我也又晉平使其臣范昭觀政於齊昭請齊景公之觴爲壽晏子不與又欲奏成周之樂太師不許昭歸謂晉侯曰齊未可伐也臣欲亂其禮而晏子知之欲亂其樂而太師知之今高麗使契丹之黨而我之陪臣也乃敢于朝廷求買違禁物傳寫鄭衛曲子諳褻慢甚矣安知非黠虜欲設此事以嘗探朝廷深淺難易乎而陳軒等事事爲請恐失其意

臣竊惑之又據軒等語錄云高麗使言海商擅往北契丹本國王捉送上國乞更賜約束恐不穩便而軒乃答之風迅不順飄過乃是與閩中狡商恐說詞理許令過界切緣私往北界條禁至重海內岸臣猶知避禀而軒乃爲歸咎於風以薄其罪豈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忝備侍從事關利害不敢不奏

乞裁抑高麗人使　　蘇轍

哲宗元祐間御史中丞蘇轍上

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絕而

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夷為太平粉飾及掎角契丹為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我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游覽伺察虛實圖寫形勝陰為契丹耳目或聞契丹常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之歸為契丹幾半之奉朝廷勞費不貲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

今其復至既朝廷未欲遽絕謂當痛加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疎而我得其便矣切見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諸

尋未加裁定臣以謂朝廷交接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目前所以遇高麗者幾比二虜非獨於本朝非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爲未允況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絶有若臣之別今館待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加一或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爲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遼遺并量加裁抑其入從出入即依西北人使待例其留住月日如汴水未通仍立定日限如此施行亦自不爲薄也

諫伐閩越　淮南王安

漢武帝建元元年閩越復興兵擊南越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

又爲興發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安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宋本盛上六不可曉）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

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illegible]以中國[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不絹

蠻夷也且越人（應劭越人相攻不可勝數）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
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
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
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
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
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
深林叢竹（應劭溪谷篁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
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
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淮南厲王伐越與太代越介作州小用）
之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

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者涕泣孤子謕
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
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
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
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
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
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

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跡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言越人入寇之路）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言[illegible]）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疢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
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
此後說用兵不如遣使
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
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
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
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
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
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
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
憲慨東本誅
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糧乏絕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内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

又說用兵之害不止于不能成功而已

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

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

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

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論征安南五事　張方平

仁宗時知諫院張方平上

臣觀蠻事可以計取難以力爭蓋交阯氣俗與諸蠻

不類諸蠻貴種姓服從貴種義不可奪今交阯有國
朝以來已易四姓皆由大校以權黨篡奪乃是唐末
藩鎮遺風故其勢易爲搖動切聞乾德尚幼諸酋共
事而主三人今年入寇大獲金帛子女各得所欲貪
夷不義唯利是貪歸國爭功豈能相下如其二部分
授三酋各爲主領被之告命使[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縱不行必
生猜二以至他日其釁常在多方以撓之則功易舉
矣兵法曰軍莫親於間事莫密於間非精知微密不
能用之間之術神妙之道也唯時會之難得今當得
其時會惟陛下深念所以可付之人誠爲上策

林邑國在交州南境本象林之地漢時列爲郡縣後有功曹區連者殺縣令自立爲王因別爲國歷江南六朝嘗羈屬之隋仁壽中擊破其國尋而自復至唐朝貢不絕國朝以來爲交阯所隔遂不復至然至晉宋歷代常侵寇交州南史以爲林邑素無上田貪日南地沃常欲略之故乘釁即入日南九德諸郡輒留不去唐末亦是爲羣獠擾扇以陷交州爲中國患今[illegible][illegible]害交阯者爲林邑且林邑與交阯相去纔千里本共象州一州之地今桂州至邕州尚十四程則是林邑交阯之間比邕桂中間程途猶近意者募能使

外國之人諭以討交阯事約之師期使臼一面入會
王師如能破交阯者以日南九德之地委之蠻夷貪
重利必自為力亦伐國一奇也
切見南安後軍見在本府待師期所領南京一將外
又涇原秦隴之兵約二千五百騎開約取七月到本
府正是六七月閒在路到此又便南行夏秋盛熱比
至桂州已行萬里臣前已陳蠻界山林崖谿之險不
通人行馬實難用頃年儂賊作亂狄青破之閒在邕
州西北近山陂地勢寬平馬得施力故當時破賊
馬軍之力為多今日行軍深入蠻地事與儂賊不同

儂賊溪峒一首領入我郡縣之間止是劇盜擊破即
糜爛矣今交趾自是一國竊有土宇恃其險遠主客
勢殊秦渭馬軍弓箭手本備羌戎皆是捍邊銳兵勁
騎有到京師猶謂不服水土輒生疾病而乃驅之瘴
霧沮洳之中巉巖嶮惡之地水多沙毒草無藁秸進
又不可以馳突決勝其能還者無幾矣況西北戎虜
雎盱顧望如聞王師遠出邊騎多行忽起風塵來犯
亭障東西往還萬里莫相赴應又不比海隅之失備
矣凡言國家大事必曰軍馬軍馬者戎事之本不可
忽也今邊塞簡選一銳士調習一壯馬甚不易得儘

心於國者方知之爾所有昨召邊要將官及崎兵頗
各遣還本道使荆湖多募丁壯蒐補諸州土軍其將
士諳識山川地利其騎亦只用南馬格式雖下筋力
自壯慣行隘險安其水草使與中國之人相先後勢
之便者也且使戎虜知朝廷之力一方有數邊備要
然不為動也

伏見南安招討司期留請兵以八月中旬悉往潭州
潭州去桂州十四程切聞嶺外嵐瘴八月九月尤甚
謂之黃茅瘴草黃時瘴氣方盛十月已後氣候始肅
湖南饑荒糧草難致久留就食實費供輸若使引行

觸冒瘴毒士馬未用恐多病疫若展一月期會可省一月芻糧湖湘之民大寬事力比至其時新穀已熟暮秋湖外風土調適免致人騎枉有傷損國計軍行兩爲便利

本朝祖宗有邊防大事亦嘗採羣議今安南之叛興師十萬萬里討伐涉危度險利害甚多然聖志先定廟論已勝伏願特降璽書內外近職之臣各令獻策公示博訪之道使四方知陛下重謹之意三軍知陛下參彰之衷觀其臧否亦以見羣臣之才識愚者千慮[illegible]得[illegible]擇所長不爲無補也

論諸路地震言湖湘蠻猺

仁宗時上　　張方平

臣伏見諸路地震自荊湖川峽山東河北陝西至于嶺表相繼未止比者忻州地震之後兵難及今適當此際登萊山崖摧圮災異所示恐不徒然歷考前志之言蓋地主陰陰者臣道也民也夷狄也推之今日凡任內外之重即無權强之臣則今事之可憂者外備蠻夷而內撫民爾西北二虜朝廷以爲大患故於守禦素爲用心至如湖湘之間蠻猺作梗一方塗炭七年未解近日衝突稍及嶺外如或不即平殄事亦

不可輕忽而又南海交阯氣燄漸張路接邕容頗連溪峒南方之事理須經略昔唐室之盛屢有中原之難蕃戎再入京城而王室尋復寧定至懿宗時安南都護李琢失於撫御蠻寇侵擾遂致用兵度支困於饋食方鎮疲於更戍因而有徐州龐勛倒戈之變天下緣此以致危亂則知事常起於細微禍常成於所忽也至如京東西兩路中國根幹幾伺屏蔽緩急所資常須安靜以鎮天下然每患寇賊淵藪其中所幸歲得豐穰必不大至連結若因之以邊警加之以饑饉法不勝於姦宄亂必始於鄉閭何以言之自慶曆

遣朝臣分往京東西路等招刺強壯弓手宜教[illegible]
俄又聽其傭人自代於時臣知諫院固爭此事朝議
已行不為停罷今民力所以大困國用所以一空蓋
由此一舉之失也其諸州宣毅悉聚游惰不逞之民
非有材力技勇之所程選也後緣光化軍賊竊發朝
廷條約失體姑息過當如養驕子轉生怨懟臣比在
審刑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無月不有大則謀官
吏劫倉庫小則謀欲劫民戶入山林多至三五十人
少亦一二十數以告賞之科重故有謀輒被告發聞
雖教閱乃同兒戲無益軍器坐竭官私不征不役居

惟念亂脫乘釁鬧必有應響之勢此其亂階一也初
定强壯已屢經教閱槍刀弓弩各常學習及後招刺
之時既聽傭人克代而其强壯本身並無身力例各
不[illegible]逐樂惰游攪擾里閭侵凌細弱趨坑冶以
[illegible]鹽茶而冒禁黨緣因歉構扇流民結爲盜賊
[illegible]一卒叢之黃巢由此起者此其亂階二也又京
東西之民多信妖術凡小村落輒立神祠蚩蚩之民
惑於禍福往往奔湊相從聚散遞相蔽匿官不得知
惟知畏神不復憚法寖使滋蔓恐益成俗漢中平元
年黃巾賊天下同日起凡三十六萬衆各有部帥由

憤妖而成也晉盧循輩乃歷代常有此事此其亂階二也所謂地震之異儻在民與蠻夷此其最可慮若潭州劉夔清素士也恐非應務之才邕桂長吏尤宜推擇才略宣毅冗兵漸謀消汰之術民之先在強壯籍者其干法冒禁謂須别立峻防頗聞民間猶多當時所教兵仗亦合嚴降約束收納入官村落神堂令所在毀拆密加察捕民之習妖者此亦思患預防之大略伏冀采納施行

請罷五溪之征　　劉敞

仁宗嘉祐元年知制誥劉敞上

臣聞舜爲天子禹爲司空伯益贊之君臣之盛自古未有也以伐三苗曾不能得咫尺之地因班師振旅歸晉郤缺率諸侯之師八百餘乘挾公子捷菑以及邾婁斥候不設城門不閉以聿帛通語言諸侯皆謂缺曰非吾力不能攻義實不爾克也此二者皆不可謂善戰矣然舜禹不以其故貶聖伯益郤缺不以其故損賢理有逆順義有曲直也今五溪諸彭父子結怨而遷延輕發爲子討父得非春秋王霸之略乎臣以謂過矣智者欲騁其巧勇者欲用其力矯箭累弦厲劒負戟以深入爲事甚非治天下之大體臣聞

古者三王之征伐不貢討不朝今彭氏父子所以爭一旦之命者乃自以失職不得朝貢也臣以謂可聽以休邊民此舜禹之策益卻之義所以明於典謨春秋也往年歲星在鶉尾則宜厚仁義以應之而始來五溪逆父子之節難以得天今盛夏動衆下溪上務多毒蛇惡草之害難以得地天地之道者仁古先帝三王之所以務通而順也雖有聖智之能變其說而況縱欲貪功徼一時之勝者乎恐此爲人臣之利而非國家之福也臣願朝廷謹之

征蠻事宜　　蘇轍

神宗時論征蠻事宜其四事曰

臣聞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憂深而思遠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地者遠近險易廣狹也彼蠻之舉事非謂其衆可以抗王師非謂其智謀可以勝中國而敢爲暴害至是者負山海之險林藪之深可以出爲寇患可以入與戰鬬乘其無備因而得逞俘聞蠻界其崖巒深阻處皆叢林薄不通人行人有操持器仗者縱不得回轉頃年貢象海路略容象行謂之象路象過尋復蓊塞蠻行如鳥獸奔竄山藪間自知其路外人不得而入也今業已失備致寇蠻又悉衆

而歸王師出征是行天討非兆救急之兵也救急則欲速要之致誅而已不計事功之緩當圖全勝之策今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銳士不可久於瘴鄉驍騎不能馳於鳥徑營柵無所立林道不能通長兵無所施利器無所用財殫力屈徒沮國威先有自困之形未見必舉之勢何也若士馬而得用則螻蟻之衆何足平若士馬而不得用則熊虎之力無所展儻今來賊未撲滅則來春兵須抽退更圖後舉臣切謂之臣識闇志衰安知軍旅之事但以古今力策亦足比測事宜向者嶺南有萬兵鎮何敢輕入切謂今來所伐兵在

於精不在於衆可以計取難以力爭况淮浙江湖公私罄匱人至相食豈有積蓄計置芻糧若令諸軍且駐襄鄧將佐僚吏省去冗員隨行廂軍量宜役使自餘浮食一切勿回以寬轉輸省齎送國財民力實爲大計襄鄧間比年豐稔倉廩充實軍留就食足支歲月士飽馬肥暮秋引發乘銳誅賊軍氣自振後無艱乏方可圖功

諫征犬戎　　祭公謀父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燿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

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閒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

收拾

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兵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應有力以其職來王

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請和戎　魏絳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

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

陡出此何此文[illegible]傳太后日[illegible]

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

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

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

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

術盡奸人之情

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

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

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

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

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

凡經世
之略

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

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近安五也君
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請兵疏　　班　超

漢章帝建初五年軍司馬班超上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幷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

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
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
欣貢奉不絶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
十六人奉使絶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
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
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
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
諸國連兵歲月之閒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
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
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

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一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置西域副校尉議

班勇

漢安帝元初六年軍司馬班勇上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

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内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兹徑路南彊鄯善于窴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

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埶必弱虜埶

必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絶望絶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

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埶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巳今若拒絕埶必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凉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

征西羌疏　　　　馬融

漢安帝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往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乃上疏乞自效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

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蓺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厮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一方

論置敦煌校尉疏　陳忠

安帝時尚書陳忠上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
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
臣浮河絶漢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
北財幣縻於盧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算至舟
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
隔絶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持
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
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
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
效也今北虜巳破車師埶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

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

論西戎　　元稹

唐憲宗元和中左拾遺元稹表奏

臣蒙恩顧問竊見陛下患戎之意深矣自貞元以來國家所以甘億兆之費於塞下蓋以犬戎有侵軼之患而邊人思守禦之利也然而河湟之地日削田萊之業日空塞下之人日亡戎狄之心日熾若此非他不得備之之術也且臣聞之君之命帥帥之命將將之使卒猶心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後敵可擒而屯可制也今之屯戍者則不然衆其城堡與其帥長設一馬則圖功虜一戎則告捷至於屠縣道掠萬人則曰力弱不足以應敵援寡不足以摧凶苟謹關繕完不失其守者則朝廷議賞之不給又孰肯摧鋒刃冒殊

死而出入於係虜哉此又非他衆分力散而責師之刑無所加也而又加之以爲農者不教戰屯聚者不教農寇至則卒伍被甲而乘城野人空拳以應敵此又耕戰之術不修而屯聚之方太逸也今夫邠岐汧隴之地皆后稷公劉之所理也土宜植物人務稼穡陛下誠能使本道節制廣於荒隙大建屯田塞下諸軍除使令守防之外一切出之於野限人名田復其租入然後因其阡陌制之閭井因其卒伍樹之師長固其塍塹以備不虞犬戎適至則有連阡接畛之兵戎騎纔歸則復耰鋤穫耨之事若此則曩時之聚食

有盡歸之於服勤之農矣前此之係虜者盡化爲守禦之兵矣三五年間塞下有相因之粟邊人無侵軼之虞陛下又董之以良帥威之以必刑則彼瑣瑣之戎陛下將署其君長征其牛羊奴虜以牖之可也螻蟻以攘之可也又何必詢王恢使蘇武川兆錯訪婁敬而後復河湟稱郎叙哉此備戎之大略也方今猶有急於此者臣敢昧昧死而言之臣聞善奕棊者將刼其棊必固其贏是以敵可殺而地不危今庸蜀有犬吠之驚南蠻絶貢誠之路陛下又輟邊將以統罰罪之帥脫或蜂蠆相完尚稽天討兵速不解緜夏

秋則犬戎乘釁啓心之日也陛下其圖之臣無任

懇憂邊之至

諫襲吐蕃　　陳子昂

唐武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剪生羌因以襲吐蕃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

臣聞亂生必由于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獪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

因青海身執賊廷闕聽為空今乃欲建李處一為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為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襃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為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

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
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
盜在其中矣興時益州長史李崇貞託言吐蕃寇松
州天子爲盛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
不見一賊而崇貞姦贓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
復以生羌爲資六驗也蜀士尫孱不知兵一虜持矛
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即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
守而爲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
龜兹疏勒天下以爲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
古三皇事今狥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

臣所未諭方山東饑關隴敝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興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

論結吐蕃　郭元振

武后時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郭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

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

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絶而惡不得萌固當取捨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内者甘凉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脱甘凉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先料内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内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

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彊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倭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筭后從之又言吐蕃僭踰成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欵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

論絕吐蕃諸夷質子　　薛登

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為邊害左補闕薛登諫

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華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并被奬遇官戎秩步黌門服改氊罽語習楚夏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孤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

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

以其生長磧漠謂穹廬賢於城郭氊罽美於章紱既

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元海五部散

亡之餘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

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繒綵麴

糵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余效忠

日磾盡節然臣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

非貽謀之道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

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武后不納

論罷討吐蕃疏　杜佑

唐憲宗元初中司徒杜佑上

昔周宣中興獫狁爲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邪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夷狄北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由是訖開元之

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歛求繇役遂致叛亾與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

論吐谷渾　郭元振

武后聖曆三年拜諾曷宣超左豹韜衛員外大將軍襲故可汗號餘部詣涼甘肅瓜沙等州降

降宰相張錫與右武衛大將軍唐休璟議徙其人於秦隴豐靈間令不得叛去涼州都督郭元振上言

吐谷渾近秦隴則與監牧雜處置豐靈又邇默啜假在諸華亦不遽移其性也前日王孝傑自河源軍徙耽爾乙句貴置靈州既其叛乃入牧坊掠羣馬瘢夷州縣是則遷中土無益之成驗往素和貴叛去於我無損但失吐谷渾數十部豈與句貴比耶今降虜非彊服皆突矢刃棄吐蕃而來宜當循其情爲之制也當甘肅瓜沙降者即其所置之因所投而居則情易安磔數州則勢自分順其情分其勢不擾於人可謂

善奪戎心者也歲遣鎮遏使者與宣超兄弟撫護之無令相侵奪生業固矣有如叛去無損中國詔可

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陸贄

唐德宗興元間翰林學士陸贄上

右欽溆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此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赴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準擬渾瑊等及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

彼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
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
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彼吐蕃者犬羊
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格撫之
不懐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
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准之則戎心難知固
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
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寖多翻覆靡定託
因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
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

已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
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
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
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
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非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
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剋期至時皆不
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
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茲且驕乃望
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
不滅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

嘉彼劾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
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
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
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
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
得不息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
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
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抑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
流聞結贊奸謀恐其潛書奸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
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

不劫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峙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敝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何所有勢無孑遺千里丘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魂神降之災亂機若潰遣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且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征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羣慝遂謀大姦逆天惛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不

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華弊之詔弘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厥亂思安和風既揚昏祲自斂蠢茲狂悖久合夷又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illegible]仗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

之虜哉既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于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遊環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勸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何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

論不許党項讎復回鶻狀　李德裕

唐武宗會昌三年上命宰相李德裕草詔令幽州鎮秉秋早平回鶻至是德裕上

右臣等雖不習兵鈐昧於邊事然酌其物理情實可知伏希聖慈特賜詳覽比者陛下常慮回鶻國中離

散未是實情今據我阿泥伊難珠合等書云此間更無活處即是實耗又回鶻安孝順云赤心宰相問漢國中看你回鶻好無足知依倚大國意甚懃懇今若許田牟狗党項貪利之心不自量力犯必死之虞絕歸款之誠事捷亦損耗甲兵大虧恩信不成則永爲邊患取笑四夷況窮鳥入懷尚須矜憫遠人慕義曾未犯邊自六月至今未嘗捉烽戍一人奪党項一物披誠款塞望闕哀鳴昨者所獻表章詞懇意順棄而不納先務誅夷此不可一也若回鶻國無釁種落皆安嗢沒斯叛逆而來即須拒絕可汗既自失國牙

帳已無携挈傷殘寄命他所嗢沒斯等迫於饑困各欲求生田牟執稱背國亡命是去年為惡徒黨抑似與德彝雪屈為党項報讎察其用情殊非體國此不可二也漢宣帝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宜遣使弔問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其後南單于果是臣服六十年邊境無事今縱不能扶其微弱豈宜因此幸災此不可三也伏望具詔太原振武排比騎兵於邊上嚴防侵軼待犯國家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若只於党項退渾小有劫奪任部落自相仇報

右[illegible]

未可助以甲兵常令大信不渝懷柔得所彼雖戎狄必合感恩待張賈使回足知情實仍望詔田牟不得擅出詭計妄邀奇功兼詔仲武不得納將吏戲詞爲國生事如蒙允許伏望付翰林約此意處分

論嗢沒斯特勒等狀　　李德裕

唐武宗會昌二年上

右自回鶻近邊人情疑恐聖德所感威懷克宣果得嗢沒斯望闕歸心率徒効命必在優賞昭示四方使戎狄遠聞皆感恩信望降中使宣慰嗢沒斯特勒及王子等并多攬將軍共七人望各內賜錦綵銀器其

嗢没斯下兵馬望賜米五千石度支給絹三千疋以
戸部物充度支速差綱般送仍許不分散部落待委
知事情續議制

請賜嗢没斯槍旗狀　　　　　　　　　李德裕

右嗢没斯旣加軍號甚壯邊城錫以牙旗尤彰寵異
臣等商量望依神策諸城鎮使例賜以旗兩口豹尾
兩對器仗并刀一副令中使押領宣賜如以中使行
速齎持稍難其槍旗令於太原節度使下揀新好者
充賜亦穩便謹錄奏聞

論嗢没斯家口等狀　　　　　　　　　李德裕

右嗢没斯既加軍號請留家口在太原安置與諸弟等苦處先登者臣等商量嗢没斯赤誠向闕極力捍邊請遣宗族盡歸內地非惟絶其顧望足以堅彼歸心望詔劉沔義忠於雲朔等州揀一空閑城壘兼與隨事造土屋其嗢没斯及愛耶勿宰相等家口等即與別造壯淨屋宇安置其應歸漢家口等大口每月給米三㪷充糧食委度支供軍使逐月支給仍委劉沔差漢兵勾當防援不得令側近部落侵擾

論驅逐回鶻事宜狀　李德裕

武宗會昌二年上

右臣等累日商量且如八月九日處分太原三道各
嚴兵守備更令劉沔遣使告諭待至來春回鶻人馬
羸困之時計會驅逐則漢兵免冒寒苦易爲施力臣
等思慮量爲得計若如此可行即幽州兵馬望且令
於本界屯集待候處分入太原界後即須供出界糧
末有用處日費殊廣恐度支物力供饋不辦若虜冰
合後回鶻更有馳突事當及早驅逐即須速爲計會
至十月已後寒凍轉甚恐施力不得須便三五日內
方及事機又緣太原步兵鈍弱素爲河朔所輕兼本
道奏事官孫寮孫儔自稱太原兵敵回鶻不得即須

於河朔側近剏徵兵滿取萬人方可濟事須令一兩月內便見成功如此即免費貲財得早安邊境伏以自兩漢每四夷有事必令公卿集議蓋以國之大事最在戎機元和中征討王承宗李師道長慶中征討李㝏並令集議況闘向外議論不一互有異同若不一度遍詢羣情終爲閑詞所撓望令公卿集議兩日內聞奏所兾博盡羣議厭服衆心未審

請賜劉沔詔　　李德裕

右訪聞劉沔頗練兵機惟臨機決策不免遲疑兵書云用兵只聞拙速不聞巧遲深恐過爲愼重漸失事

機望賜劉沔詔比緣回鶻未爲擾侵且務綏懷今旣
殺傷邊人驅刼牛馬頻已有詔速令驅除自度便宜
臨機應變不得過懷疑慮皆待指揮朝廷旣假以使
名令爲諸軍節制邊境之事皆以責成向後或要移
營進軍一切自取機便不必皆候進止未審

殄滅回鶻事宜狀　李德裕

右臣等商量[illegible]滅殘取之在速一切須令三月已
前事了陛下若欲早見功効須激勸人心自古用兵
皆懸賞格以此誓衆人必輕生今因黑度等往幽州
太原振武望三道各賜勑書如兵馬使已下大將取

得可汗便授金吾小將軍及大郡刺史賞錢一萬貫如取得宰相便授兼御史大夫賞錢五千貫若是小將軍長行取得白身授兼御史中丞賞並准此令可汗與宰相只有四人直依此酬賞只用二萬五千貫文比一月供軍所費五分之一如此即得慕義知勸黠虜無逃伏望出自宸衷早賜明勑處分未審

請錄李靖傳示劉沔討襲回鶻狀　李德裕

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定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頡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掩至於

是大懼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可汗僅以身遁頡利可汗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潜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唐儉將軍安修仁慰之靖揣知其意謂副將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率師進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靖兵將逼牙帳十五

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
級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
寶相擒之以獻右臣等伏見李靖再破頡利可汗方
始擒得送付翰林錄李靖傳詔示劉沔昨諭云比者
未取却公主與回鶻接戰朝廷力稍不及含之即易
今既取却公主又與回鶻接戰即須剪除令盡不得
遺生後患兼令揀退渾沙陀共三千騎從排比兼曬
取三千人十日乾糧及乾蒸餅閑寨上五百袋貫得
一頭牛亦令約人數曬取牛肉乾脯且如此排比待
景度幽州使司令劉沔專差信實軍將至景度數探

事情如仲武便肯出軍討襲卽須且讓仲武不得
事功如仲武不出詞言悠悠便未有去思仰須及寒草
未青虜馬羸弱便令蕃軍掩襲必見成功其李靖傳
事謹連奏上伏希聖明採納

請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李德裕

右伏以前代伐叛皆須先諭文誥儆未來服則當臨
以兵威古人云明其有罪敵乃可服緣党項自鱗府
鄜坊至于太原徧居河曲種落實繁其間皆有善良
豈敢盡爲暴害況北有殘虜西有犬戎使其貳心終
成邊隟切要存以大信示以優恩撫納不悛後加顯

戮使須擒盡首惡永絕禍根如此則朝廷誅之有名彼亦無怨臣等商量望差給舍一人令邊鎮出兵護送且至此利鎮城下密召酋長諭以國恩問其屯兵事由有何冤屈既命親王為帥又有巡院監察只合詣闕伸冤豈可便興師旅殘毀城戍焚燒村閭百姓何辜受此塗炭其首謀背叛及打破邠寧鹽州界城堡罪人並須分別送出仍須是本族酋長不特是族內平人善惡既分邊境寧靜即且為容忍待之如初若不送罪人猶敢嘯聚必當大兵誅討他日不得有詞如蒙允許臣等續揀擇使臣聞奏仍望付翰林約

ZW 21101000583366

此意撰勑書來奏

論鹽州屯集党項狀　李德裕

右党項久為劫盜須示嚴刑比者且務含容循可待之恩信今者自知惡稔朝廷將欲翦除必恐轉不自安更懷奸計出師則鳥散山谷抽兵則蟻聚塞垣月往月來漸成邊患望賜王釗士幹詔及其屯集未散速令攻討如已退散則須乘此兵力驅出南山共打破城堡及於吃利鎮屯集者即且驅出令於平夏放牧不得更固山險切須分別詳審不得枉及無辜務令邊寨永清商旅無滯冀因此舉盡獲叛徒未審

討襲回鶻事宜狀

李德裕

右臣頻奏望吉緣回鶻漸逼把頭烽早須討襲如何敢待公主者臣久經思慮非不精詳回鶻皆騎兵長於野戰若在磧鹵難與交鋒雖良將勁卒無以制勝臣比聞戎虜不解攻城則知除馬上馳突其他並不慣習臣料必無遊奕伏道又未曾斫營儻令石雄以義武馬軍一千騎兼揀退渾一千騎精選步卒以爲羽翼銜枚夜襲必易成功臣夙夜籌度無出此計如以爲允伏望各賜密詔處分臣狀伏望留中不出

回鶻事宜狀

李德裕

右白劉稹平後臣久欲奏聞請降詔書指揮中使宣諭仲武令早滅却殘虜兼探仲武見劉稹平後有何言說兩度緣延英論事較多未及陳奏昨日奏事官論博言到傳仲武語與臣近稍得回鶻消息人心頗有離異緣可汗欲得投安西其部落百姓皆云骨肉盡在向南願投國家又云與室韋已不得所據此時勢即合歸降不然自相破滅伏望因此機便特降供奉官有才識者充使兼賜仲武詔諭以劉稹已平天下無事唯殘虜未滅常繫聖心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合爲國家了却殘虜成此功業令勒於鎮燕朝廷酬

報必極優崇料仲武前美兩道立功皆加寵位又知
朝廷內無冦孽足得捍邊仲武是見機之人必思自
効令取歲內百計招降兼示以優待可汗必令得所
緣國家與回鶻久爲敵國結怨已深雖近方戢兵終
須早有經略且令招誘最爲得宜[illegible][illegible]客狀聞奏此
狀望留中不出